

## 第九回 假書生妙論驚巡按 真才女奇文奪會魁

話說菊英，被秀英逼得氣滿胸田，昏絕於地。時梅香，正立於書房門外俟候。覩見小姐如此，連忙進來，扶起小姐出去。秀英到也好笑。

卻說菊英小姐轉到房中，氣得眼閉口開，半晌不語。梅香著急，即忙來見夫人，說小姐陡然起病，不省人事。

夫人聞言，忙來視病。祇見女兒頭帶生巾，身穿藍衫，長嗟短嘆。夫人問其緣故。菊英曰：“今日逼殺我也。”梅香乃將與秀英對答一席話，對夫人說知。夫人曰：“今番之事又奇怪了。他又言庭瑞死了，危德知道此事。”遂暗使人召危德至。

夫人問曰：“此生不是庭瑞，你為甚帶他來？”危德曰：“小人在九江遇著了。問他時，他自言是吉安吉水縣人，姓張。小人因此便問庭瑞消息，他自己便認是庭瑞。且他年紀又與庭瑞相同，因此便邀他同來。”夫人又問曰：“他說庭瑞死在蘇州吳縣獄中，又說你也知道，可是真否？”德曰：“此事卻真，果是吉安人氏，姓張，但不知其名字。這事蘇州城中傳作笑談，都說那生是個才子，想來亦是實事。”夫人聽了危德言語，乃謂菊英曰：“今庭瑞既死，爾當小心，自守規矩。我為爾別擇才即便了。”菊英曰：“兒志在此人，決不二心，倘其真死，惟有終身守節而已。今書房之生，惟作速逐出，休使他又壞我名色。”夫人曰：“爾且耐煩，我當與爾爹爹商量。”

是夜夫人與巡撫將此事細細說了，巡撫曰：“此生雖非庭瑞，卻與前番冒名的大不相同。我當問其來由，觀其舉止，或者便將女兒許他。”夫人曰：“倘女兒不從奈何？”巡撫曰：“我自有主意。”當夜夫妻爭辯不定。次日早起，巡撫令人到書房請秀英。

卻說秀英在書房納悶，正思欲見夫人，自表真情，無由可入。忽又巡撫使人來請，祇得來見巡撫。禮畢，坐於側。巡撫曰：“敢問足下貴郡名邑，尊姓大名？”秀英聞言，料是昨日書房的話被他知道了，乃正色曰：“大人昨不知我姓名，便與令媛相許，何忽略之甚也。既與令愛相許，便是骨肉至親，卻來問我姓名，何謹慎之不蚤也。嘗聞治家得法者，出仕必有可觀。今大人治家如是，其輔國也可知。任邊疆之重，為萬民之主，寧不畏群下笑耶？”巡撫聞言，氣得如痴如狀，危坐不語。

忽夫人自後，出厲聲曰：“昨日祇道爾是庭瑞，故不必問。我女兒又說爾不是庭瑞，何可不問？爾昨日氣壞我女兒，今日又來氣我老爺。”秀英曰：“岳母不必動氣。愚婿不過與岳父說話，怎麼就氣了岳父？又說甚麼氣壞令媛，愚婿何曾見他？此話令人難解。且令媛又怎知我不是庭瑞？何不請令媛一會，真假立辨。”夫人怒曰：“是爾自己對我女兒說庭瑞死了，你還要辯些什麼？”秀英曰：“此話是對今郎說的，實未曾見令媛。”夫人曰：“我實對爾說罷，我有甚令郎，他就是我女兒。”秀英笑曰：“原來令媛善於男裝，可敬！可敬！”夫人曰：“爾實是那裡？可從直說來，免得遭刑後悔。”秀英曰：“務要請小姐出來，我便實說。”夫人曰：“我女兒乃千金小姐，豈肯與爾說話。”秀英笑曰：“昨日談論半天，今朝卻又不同。”時巡撫在坐，愈聽愈惱。

卻說菊英小姐，在屏風後聽得父親被他氣倒，母親又與他說得越發可笑。捶胸嘆氣不已。當下聽得要他出來，方說姓名。遂走出廳上，曰：“何處匹夫，不知尊卑，擅敢與老爺夫人鬥口耶！”秀英曰：“夫唱婦隨，理之當然。爾敢助母而逆我哉？”言訖望書房而去。

菊英聞得此話，大叫一聲又昏倒於地。夫人救醒，巡撫罵曰：“生爾逆種，使我幾番氣絕。今不除爾，何以治人。”遂取棒，望菊英便打。夫人攔住，梅香便將小姐救入房中去了。

夫人怒，命僕至書房來拿秀英。須臾，僕執一秀才衣巾至。稟夫人曰：“僕到書房四顧無人，祇有一衣巾在此。”夫人曰：“莫非他走了，爾可著捕快各處捉拿，休被他走脫。”僕又領命而出。

忽一人自旁門而入，曰：“夫人不必動氣，妾已在此間了。”夫人視之，乃一女子也。忙問曰：“爾是誰家女子，怎生到此？”女子曰：“妾乃江南蘇州人也。家父劉元輝，原任雲南布政。兄劉忠，現為翰林學士。妾名秀英，年方二八。因與才人聯詩，被父逼逐，落難於野。後遇危德兄弟，認妾為庭瑞。妾因慕小姐高才，恨不即見，故不辭千里而來，投及府下。初到時，本欲盡吐衷情。又恐大人不容，祇得暫隱於腹。後與小姐書房談論，思欲實告。奈因小姐男裝而來，又恐其儀不合。適間欲言，又因大人默然在座，又不敢言也。茲遇夫人，故將心腹盡訴，望夫人見憐，乞賜收育。”言訖，渾然淚下。夫人曰：“原來，你與我女兒是一樣之心病也。千里來投，自應相留。但是昨日若不氣我女兒，亦不至有今日之事也。”

時菊英在房中聞得此事，遂走出來，笑曰：“爾乃熟讀聖經，深通道德，亦有如此之事耶。”秀英亦笑曰：“昨者言辭唐突，實欲掩自己一時之醜耳，祈小姐見諒。”夫人謂菊英曰：“爾獨忘卻張村耶，彼此皆宦家小姐，同一心病。既難中來投，自應以禮相待。當以姊妹稱呼，毋容相妒。”菊英笑曰：“兒乃戲言也，何妒之有。”秀英曰：“蒙夫人深恩，願拜為膝下。”遂倒身下拜。夫人甚喜。使與菊英結為姊妹，秀英佔長一月，菊英居次。

卻說巡撫，正在前堂納悶。忽有僕聽得此事，就一一對巡撫說知。巡撫聞言，轉笑曰：“此真千古佳話也。”遂入內，夫人忙使秀英下拜。巡撫扶起，囑之曰：“今張生既死，爾姊妹務要痛改前非，謹守閨門，毋再如此。”二女低頭不語，遂唯唯退入房中。

自是秀英在此安身，與菊英十分相愛。日則同食，夜則同榻，總以讀書為事。菊英卻將吳江之詩與秀英看，秀英亦念花園之詩與菊英聽。二女見了此詩，無不讚美。秀英曰：“賢妹詩後題得是張庭瑞名字。我花園中題得是張美玉名字，獄中死者美玉也。這等看來，庭瑞不曾死。”菊英曰：“此等才子，那有幾個。想美玉就是庭瑞的別號，或者改了名字，亦未可知。”秀英曰：“此亦不必稽考，凡事總有一定，人謀徒自取辱耳。”遂不計較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庭瑞自省中中試後，在家等候湖南菊英小姐信息。不料等了數月，不見動靜。過了殘年，便打點進京。蘭英亦要同往，何大姑亦不阻他，便令與庭瑞一同進京。僱了船隻，帶了家丁，順水而下。

不下一日，到了南康。便灣住了船，乃進城邀建章。時方山老爺，早已催促建章進京。建章因與庭瑞有約，便在家等候，其所需物件早已安排。當日接著庭瑞、蘭英大喜，遂拜別父母一同下船，於路詠物留題，十分得意。

不上兩月，已到京師，租了寓所歇下。時天下舉子紛紛齊到，及至考期，便各各接號、應點、進場。是科大總裁是大學士孫建庭主考，十分精嚴，專取真才。未及半月，三場早畢。庭瑞等轉到寓所，各自言出詩文，爾愛我喜，好不得意。

過了幾日，場中榜出。時乃半夜，四方士子各執火把，左衝右探，爭看榜文。時庭瑞正在睡夢，聞得外面喧嘩，始知榜出。忽有數人前來打門，庭瑞開門問之，祇見數人手拿報條，報稱中了會元張蘭，又報二名武建章，三名張庭瑞。時蘭英、建章都說中了。

見了報條，喜不自勝。當下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，便到各衙門拜客。京都官員無不稱讚。

未及半月，又進文華殿殿試，畢歸寓。專候殿試榜出，以定次第。是夕庭瑞等三人在同年處飲酒歸，將醉，各自就寢。

忽有二人叫門，庭瑞出問。二人曰：“帝君升殿，立等爾去。”庭瑞乃整衣，隨二人來到一所宮殿，十分華麗。到了前殿，見有公案，便立住了腳。二人曰：“帝君在二殿。”庭瑞遂入二殿，立於階下。偷眼看見一帝端坐殿上，儀表驚人。年約半百，手綽烏鬚，眼閱文卷。兩班人各捧文集，公案上字積成堆。那二人跪上稟曰：“庭瑞已到。”帝命帶上。二人乃將庭瑞喚上，俯伏案前。帝曰：“爾年已二八，父讎尚不知報，何以為人。今將去爾爵，令爾變犬。”

庭瑞不解其故，正要爭辯。忽見一金盔金甲人，形容古怪。左手拿一金斗，右手拿一硃筆。用筆在庭瑞頭上一點，左右武士，將庭瑞推入於黑暗洞中。霎時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

正驚疑問，又聽得上房蘭英大叫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乃急問之。正是：

方覺南柯夢，又聞古怪聲。

未知何事古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秀英既氣巡撫，又氣夫人，乃復氣小姐。一家之人遭其取笑。霎時現出女子，道出真情。而巡撫、夫人均能以禮相待，真乃仁厚量宏矣。今人交際，往往始親而終疏。秀、菊二女則先睽而後合，初則爾我相譏，既則同病相憐。閨中朋友，亦有千里之交，真乃千古奇事。

秀英聞危雲之言，疑吳江之庭瑞是劉園之張生。菊英聞危德之言，又以獄死之張生為吳江之庭瑞。其實皆誤也。秀英未嘗訂約，猶可再圖。菊英既有盟誓，毋容他適。為菊英者，不亦難乎？

秀英言庭瑞死於獄，是本心話，菊英猶未深信。卻有危德一番老實相襯，錯亂成文，實令菊英唬殺。

有牽連到有憂患，無牽連反得安閑。美玉之死，秀英絕花園之想。誤以為庭瑞，菊英又絕吳江之約。心無牽連，得以泰然自安。可見運酬世事，到處都是煩惱。

庭、建、蘭三子，入伴同時，登科同時，今登甲又同時。參差於三名之內。似此幼年聯捷，更使讀書者羨殺。

劉忠之夢與庭瑞之夢，遙遙相映。劉忠則顯然明白，庭瑞則驚疑不定。顯然明白應，驚疑不定亦應。由是觀之，夢寐之事，無有不應者矣。

[返回 >> 白圭志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